



# 古典的未来:新大众文艺中的科幻生产力

■ 李啸洋

新大众文艺的提出,适应了当下新的文艺语境。自晚清以来的中国科幻秉承“民族觉醒与新文明时代的到来”这条书写主线。如今,这一愿望正在新时代得以实现——神话改编和科幻电影正助力新大众文艺的生产,成为中国影视的新质生产力,创造出新的文化奇迹。

## 西方科幻与大众文化

大众文化依赖传媒,具有商品性、通俗性、流行性、娱乐性。关于大众文化的研究,欧洲曾存在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两个派别。1923年,德国成立了法兰克福研究所,这一学派将肥皂剧、好莱坞B级片(低预算影片)以及各种类型文学纳入大众文化的范畴中。

西方大众文化概念诞生之初,学者的讨论一直深陷在“精英”话语反思“大众”话语的矛盾之中,纠结和矛盾之处,主要是西方学派将大众文化视为程式化的工业产品,只讲感性和娱乐的“文化产品”无法彰显风格和艺术深度。20世纪60年代,英国伯明翰学派逐渐成为西方文化研究的重镇。伯明翰学派以积极的态度,平视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,将通俗文化、当代文化、亚文化纳入研究范畴,重估其文化内涵与社会价值。伯明翰学派将文化视为社会构成的有机系统,在这一研究范式中,主流文化、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同台竞技的关系。

西方科幻是在近代社会的技术崇拜的背景下展开的。科学主义是科幻的基本思考方式,技术大于人文,工具理性吞噬人文精神,技术导致人文内核软弱,一直是西方科幻电影的主题。这一主题与痛苦、恐惧相关,内容体现在人工智能、外星文明、生态环境、反乌托邦等题材中。这些题材围绕现代社会的命题展开,电影情绪在恐惧、忧郁、毁灭的意识起点上徘徊,当然也不排除《黑客帝国》《超人》《蜘蛛侠》等彰显人文精神的例外。

西方科幻有着科学主义的悲剧情结。从1927年弗里兹·朗的《大都会》开始,西方科幻电影始终表达着对技术的警惕,提醒技术带来的危险命运。西方的科幻文艺一直在探索“人类主体的消失”问题。围绕这一命题,有了《头号玩家》中的速度追击、《她》中的声音替身伴侣、《阿丽塔:战斗天使》里的义肢改造等情节,后人类主义和赛博格理论的兴起则进一步消解了人文主义。

西方科幻经久不衰的命题,是对于“现代性”的更新与阐释。在科技与现实的边界上,科幻文艺描述科学异象、梦魇降临、神祇退隐、世界遭遇未知与不确定性风险,其标志性的元素是外星人入侵地球、机器人统治人类、病毒扩散全球等情节。有学者在梳理全球科幻电影的历史谱系与发展趋势时谈到,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,西方科幻尤其是美国科幻电影围绕技术、社会、政治三重向度发展创新,形成了新的艺术范式。当下全球的科幻电影呈现两个基本趋势:技术发展推动科幻文化想象,同时突出不同文化的地域性和异质性。不同国家的创作者在讨论技术高速发展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的同时,在电影中植入了更多人文本位的叙事思考。

## 中国科幻与新大众文艺

科幻本属于西方舶来品,文化上属于外来户。科幻如何进行“文化落户”,适应中国本土,理论家和创作者一直在探索路径。科幻与中国文化相结合,这是晚清以来逐渐摸索出的路径。晚清以来,小说支脉中衍生出科幻这一独有的文学类别。当时的作家找到一条路径,即回到中国古典传统中来解释科技文明,遂诞生出柚斧的《新鼠史》,吴趼人的《新石头记》、陆士谔的《新中国》、东海觉我的《新法螺先生谭》等科幻小说。月球移民,鼠变为虎,孙悟空游上海,贾宝玉坐潜艇……从传奇寓言到太空幻境,晚清科幻作家抱着“小说救国”理念展开科幻小说的写作,一面承继古典志怪的传统路数,一面表达西方科技文明带来的震惊体验,在清末民初的时代背景下注入变革求存、中华崛起的题旨。

以新大众文艺视野解读中国科幻,其大众性体现在三个方面:第一,科幻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,风格和美学上彰显中国风度、中国精神;第二,从科幻文学创作到科幻文化生产,大众是主力军;第三,新技术赋能更多主体参与科幻制作,不断激发人民群众新的创造力



同严肃文学相比,中国科幻文学一度长期处于边缘位置,但随着中国国力的综合提升和科技实力的快速跃升,中国科幻迎来发展的“黄金时代”。而且,西方的科幻电影议题越来越僵化固定,中式科幻如何突围,彰显中国价值?近些年来,不少科幻文艺沿用、拓展科幻内涵,注入了中国的文化基因,突破了西方的类型化构造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科幻创作的源头活水。

近年来,人民群众作为科幻文艺的创作主体,正在生产出越来越多充满想象力的新作品。新大众文艺是一种时代诉求,其内涵创造须依托中国精神,生成机制上依赖新技术、新主体和新的表达方式。科幻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种类型,可以激发新的凝聚力与创造力。以新大众文艺视野解读中国科幻,其大众性体现在三个方面:第一,科幻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,风格和美学上彰显中国风度、中国精神;第二,从科幻文学创作到科幻文化生产,大众是主力军;第三,新技术赋能更多主体参与科幻创作,不断激发人民群众新的创造力。

头部优质作品点燃大众的阅读和创作激情。刘慈欣“三体”一骑绝尘,让国人了解、熟知和爱上科幻这一门类。从少儿科幻到网络科幻,从魔幻、奇幻到玄幻,越来越多普通写作者和来自科技、金融、技术等领域的从业者提笔开始写作,并且获得了良好的回报率,人民群众显现出非凡的创造力。近年来,《三体》影视剧、《流浪地球》系列、“新神榜”系列和“封神榜”系列等科幻电影和带有科幻技术色彩的电影,让科幻的观念植根于人民群众的观影趣味中。新时代科幻与大众文化相结合,不断探索和创造有全球影响力的现象级作品。

技术赋予科幻故事新视效和新内涵。尤其是科技搭建数字影像,实现神话场景的建构。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中的火焰枪特效运用了实时物理演算系统,敖丙的冰霜之力使用了粒子编程技术,乌尔善的“封神榜”系列借国际化的特效手段实践中国美学,神话人物“申公豹断头”“杨戬遁术”“哪吒展混天绫”等特效场景利用CGI技术呈现出瑰丽的想象。陆川的《749局》、宁浩的《疯狂的外星人》、路阳的《刺杀小说家》、孔大山的《宇宙探索俱乐部》、张艺谋的《独行月球》等电影借助技术想象力展现出新内涵,科幻不断走向银屏荧幕,走进大众视野,成为吸引观众、成就票房的新质生产力。

科幻构成新兴消费力,产业链展现极大潜力。在市场旺盛需求和政策支持的推动下,中国科幻IP不断完善,探索打通图书、影视、游戏、文旅产业链,形成良性的产业互动。《2025中国科幻产业报告》显示,2024年中国科幻阅读、科幻影视、科幻游戏、科幻文旅、科幻衍生品等中国科幻产业营收达1089.6亿元。科幻阅读、科幻衍生品与科幻文旅板块原创能力凸显。报告称,随着技术迭代、政策支撑与市场需求的多重推动,未来中国科幻产业链各环节将加速协同创新,持续优化生态体系。

科幻占据大众生活和消费场景的比重越来越大。科幻文学形成了成熟的创作、发表体系,在作者、传媒、产业、市场等多方力量参与下,科幻应用场景不断增多,例如科幻主

题公园、科幻游戏互动展、科幻艺术装置展、科幻文旅场景以及科幻研学营等。这些新兴行业将孵化更多跨界复合型科幻艺术人才。

## “古典科幻”的未来

新大众文艺视野下的中国科幻如何破题?其中一个答案,便是古典神话体系的科幻转译,基于古典美学打造新的科幻范式,创造根植本土的全新科幻类型。

科幻文学研究者达科·苏恩文在著作《科幻小说变形记: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》开篇,作了一首科幻诗《熊城哀歌》:“大河冰封,顿失滔滔;渴望奔流,却无水流淌。夏日的风暴,已耗尽了声声惊雷。君问我为何记恨熊城,如今它依稀只在记忆中。”熊城是作者想象中的城市,这首具颇幻想色彩的科幻诗,其实是根据唐代王维的诗歌《答裴迪辋口遇雨终南山之作》而作,因为王维原诗呈现了优美的古诗意境,“森森寒流广,苍苍秋雨晦。君问终南山,心知白云外”激活了科幻诗里的末日场景。科幻和中国古典元素的“嫁接”已经形成某种流派,比如“丝绸朋克”等创作类型。

中国科幻文学开始重新审视自身文化传统,进行现代性转化。有的进行文体层面的探索,比如传统的诗歌刊物《星星》2023年推出了“科幻诗”栏目,探索科技与诗的新边界;有的融合网络文学等蓬勃兴起的文艺类型,拓展网络科幻文学的“赛道”,比如以天瑞说符《我们生活在南京》为代表的网络科幻作品,赢得口碑和市场的双丰收。在严肃文学创作现场和各类科幻创作阵地,可以发现,越来越多的科幻小说创作者自觉吸纳、转化古典文化要素,创作出带有中国文化特色与文明印记的科幻作品。比如飞氘的《一览众山小》《蝴蝶效应》等小说以杞人忧天、女娲补天等中国神话故事为原型,通过现代性的“故事新编”呈现中国神话,形成一种新的类型实验。在越来越多的科幻作品中,中国古典历史和文化气质构成作品底层的精神结构和审美风格,而非单纯的点缀元素。在科幻影视领域,《疯狂的外星人》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《从21世纪安全撤离》等电影将科幻、喜剧、探险等元素有机融合,表现中国人日常生活以及对未来的想象,类型融合的创作思路是“硬科幻”电影之外的重要发展趋势。

中国文化不乏科幻的文学资源。神话志怪传说,奇门遁甲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,天生具备了转化的优势。以科幻影视而言,从杨戬到白蛇传说,从孙悟空到封神榜,中国科幻正在打造独有的“现代神话宇宙”,闯出一条新路。神话科幻的新浪潮,正在通过大众文艺重现“历史神话”,东方美学和科技的深度融合成为中国科幻的新起点。而如何更深层次把握中国科幻的思想、精神、文化特质和审美特征,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讲好中国故事,是摆在创作者面前的难题。事实证明,只有把握本土文化的根性,才能突破西方类型化的模子,只有真正让文艺坚实生长在文明的根基上,中国科幻才能更坚实地迈出国门、走向世界。

(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)

## 记者观察

中国科幻似乎正在进入一种“中场阶段”。

过去十年,中国科幻获得了长足的发展。科幻文学题材类型不断丰富,创作梯队日趋成熟,科幻影视制作水平持续优化升级,“出圈作品”兼具市场和口碑双重效应,中国科幻获得世界瞩目。然而,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发展迅猛、影响深远,让人们处于科技迭代带来的眩晕之中。前沿科技“进军”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,取得的颠覆性影响远超人类本身的想象力。

就产业态势来看,相较于过去几年的高速发展,当前中国科幻文化产业的各项数据有所回落。科幻IP开发转化尚不充分,产业链未臻健全,又面临消费市场疲软的情况。当中国科幻进入“千亿”体量,来自创作、生产和消费环节的挑战更加严峻。如何确定新的坐标方位,探寻新的发展方向,是一些科幻作家和从业者深感忧虑,也正在奋力探索的课题。

蓄能,才能更好地续航。科幻文学创作的“动能”首先来自作家的创作观念,体现在具体的创作文本中。在新一代的中国科幻“新力量”中,不少作家从不同方向探索中国科幻文学的叙事资源、美学资源和想象力表达方式。有的科幻作家始终关注科技、生态、现实与“人”本身之间的关系,有人从历史、哲学中汲取养料,也有人将科幻与武侠、玄幻、奇幻等类型文学“熔于一炉”,探索更适合大众审美趣味的表达。还有作家从语言哲学、古典艺术、城市规划等领域介入科幻写作,将细腻的叙事语言与宏阔的科幻想象相结合,打开中国科幻更多可能性。

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,以及科学技术全方位的突破,更新了科幻创作者想象的现实基点。脑机接口、人形机器人技术、航空航天及深海探测技术等,让无数个前輩科幻作家笔下的“科幻点子”成为彰显国家科技硬实力的现实,年轻的科幻创作者们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,接过以科幻想象未来的接力棒。科技发展现场的真切细节,成为激发科幻灵感的最好“灵丹妙药”。据了解,许多科技尖端企业、国家实验室、大型科技项目邀请科幻作家实地调研,科幻作家不仅获得了写作灵感和素材,也更深刻地领略到向着科技强国加速迈进的蓬勃态势。这种感召力可以转化为动人的叙事情节和真实的故事细节,因此更具强烈的艺术吸引力和情感冲击力,使优秀的科幻文学作品成为当下社会凝聚人心、提升文化自信的独特载体。

素人写作的浪潮也悄然蔓延至科幻创作领域。随着国民素质的普遍提升,越来越多的行业工作者渴望写下“自己心中的科幻故事”。在一些科技论坛现场,许多科学家表示,倘若有机会,要将科技探索的征程写成科幻小说,留下科技强国发展道路上弥足珍贵的印记;在科幻征文比赛、科幻活动交流现场,有许多尝试科幻题材写作的新面孔,他们所写下的都是极其渴望投身于其中的“星辰大海”。从中小学生在作文本上写下稚嫩的“飞天”梦,到科技工作者将科技进步的细节转化为文学表达的方程式,我们能从中看到,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科幻,是秉持勤劳、果敢、坚韧、务实的创造精神,以人的主体性与东方文明的想象力透视科技现实,展现未来科技时代更复杂和丰富的人类社会图景。在这些新的萌芽之中,我们可以洞悉,中国科幻未来将会驶向的蓝海,有多么宽阔和辽远。

在“中场”调整状态、加足燃料,方能助力“下半场”赢得先机。中国科幻从业者需以冷静的态度、进取的心态直面新的发展性难题。只有多方合力,不断提升优质科幻文学供给,增强科幻IP转化产业协同性,孵化更多科幻新兴业态,培育更茁壮的科幻消费市场,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的科幻文化需求,让中国科幻获得更为长久的生命力。

# 中国科幻的“下半场”

本报记者 康春华



模式也依然模糊不清。比如AI制作的视频仍然达不到十分钟甚至更长的长镜头,仍然是以短视频为主;AI生成的作品仍然有一种不真实的“塑料感”,所谓的AI味儿还很难完全摆脱。还有,在镜头调度、特写的逼真程度以及很多物理特效的表现上都不够成熟。但是,显然科幻影视创作已经达到了巨大变革的奇点,未来已来,只是尚未分布均匀。新的技术、新的模式,必将催生出新的科幻影视经典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

(作者系科幻影评人)

## 关注 AIGC科幻短剧《太阳坠落之时》——乘技术的东风,让科幻视效有更多可能

■ 电子骑士

日前,一部科幻短剧《太阳坠落之时》在抖音上线,播放量迅速超过了1000万。鉴于这是一部需要付费才能完整观看的短剧,这个播放量已经相当优秀了。

《太阳坠落之时》共30集,每集时长3分钟左右。最独特的是,这部剧集完全是用AIGC(人工智能生成内容)的方式完成的。全剧没有实拍,有少量CG动画,绝大部分由创作者将相关素材喂给AI软件,并通过提示词(Prompt)由AI直接生成文字。

过去这一年, AI发展势头非常迅猛。前几个月,通过AI创作出的视频还只能是图一乐的玩意儿:视频最多三五秒,里面的人类会突然多出一只手或者变成六七根手指,人物面部表情经常很诡异,各种物件也都似是而非……没想到仅隔了几个月,通过AI制作的《太阳坠落之时》就已经达到了很出色的地步:人物和场景的AI味儿和塑料感大大减少,图像的连续性和一致性相当高,角色表情自然,场景丰富而壮观。读者完全可以沉浸其中,不会因为画面的古怪僵硬而弃剧。

《太阳坠落之时》改编自同名科幻小说,讲述了在应对太阳风暴和太阳碎片的危机中,全球各方力量携手合作、应对挑战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本

身就场面宏大、角色众多、节奏紧凑。如果按正常影视制作的模式,从影视公司拿到版权开始算,其运作周期至少需要五六年。以电影为例,前两年基本在修改剧本、评估预算、勘查外景、联系演员导演等,中间两年需要继续改剧本、确定演员、概念设计、搭建内外景、实际拍摄,然后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来进行后期制作,特别是特效制作。整个制作过程极其复杂,成本高风险大。如果电影上映后票房表现欠佳,对原作者、影视公司和其他投资方都是重大打击。此外,《太阳坠落之时》场景众多,有各国人民的不同反应、有国际空间站和各国外交处理危机等各类写实场景。如果实拍,将是对制作团队的巨大考验。即使使用LED棚虚拟拍摄,或者CG数字绘景,也都价格不菲且工序复杂。

成本高昂、制作时间长、全球拍摄的协调难度极高、风险大、导演难以全力投入创作(大量精力用来管理协调),出色的创作者稀少,资源难以支持多元化的影视开发……华语科幻影视发展的艰难,很大程度上与这些痛点有关。

好莱坞的导演版图始终星光熠熠,与电影教父罗杰·科恩息息相关,从他手下走出来的导演包括福特·波波拉、乔治·卢卡斯、马丁·斯科塞斯、斯蒂文·斯皮尔伯格、德·帕尔马、詹姆斯·卡梅隆等等。科曼拍的电影成本都极低,也没有大牌演员,他的名言之一就是:“电影只有一种拍

法,就是飞快地拍。”一般他手下的导演10到15天就能拍完一部电影,前期准备都不超过一个月。当下,AIGC的出现,恰恰犹如另一位罗杰·科曼,给了许多年轻导演演练手和试错的空间。

特效制作也是科幻影视制作中的一大难点。导演与特效团队特别是特效总监的沟通是最关键的。导演对特效的认知决定了影片的特效天花板在哪里。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的导演饺子就曾与特效团队反复沟通修改。而在AIGC中,导演本身就是特效总监,他可以随意“压榨”AI,跟它沟通也不用考虑对方的感受。只要导演投入时间,迟早可以磨出好的特效来。

过去,科幻小说影视化面临着创作者与作家理念磨合困难、资金投入巨大、拍摄周期长等问题,且一部作品的失败可能影响整个科幻影视改编进程。而AIGC凭借低成本、短周期的特点,降低了创作门槛,让更多有才华却缺乏资金支持的创作者得以参与其中。同时,AIGC作品具备不断改进、添加新内容的灵活性,拥有更多试错空间,不会因个别作品失败而阻碍整个行业的发展,打破了传统影视创作的局限,为科幻影视创作带来更多可能。

当然,AIGC目前依然问题多多,其商业化